



大 会

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二 次会议

2005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举行

纽约

主席： 让·平先生 (加蓬)

下午 3 时 10 分开会

议程项目 7 (续)

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

主席 (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挪威外交部副部长奥拉夫·薛文先生阁下发言。

薛文先生 (挪威) (以英语发言)：举行大会本届特别会议是为了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 60 周年。这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使其能够铭记并再次承诺恪守构成联合国基础的基本原则与思想。

当时的纳粹屠杀集中营是为了配合消灭犹太人以及罗姆人和由于族裔、宗教信仰或其他原因而被视为有害分子的其他族裔的计划。我们怀念那些死难者，并向幸存者致敬并表示声援，不论他们是从大浩劫废墟和尸骨中站起来、现在生活于以色列境内的幸存者，还是目前在其他国家境内的幸存者。

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集中营内的恐怖对于幸存者来说仍然历历在目，他们完全可以作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的见证人。奥斯威辛、特列布林卡、达豪和萨克森豪森，这些名字让我们想起恐怖与侮辱人格的种种场景。它们也促使我们尽一切努力，防止此种情况再次发生。

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成立的。在这场战争中，发生了大规模的灭绝种族行为。联合国的主要宗旨是防止再次发生此类冲突。三年之后，大会通过了一项公约。各国在这项公约中接受防止灭绝种族行为以及惩罚最严重罪行的义务。

秘书长在 2004 年 1 月举行的斯德哥尔摩防止灭绝种族国际论坛上发表的讲话中说：

“绝没有比防止灭绝种族行为更重要的问题，更有约束力的义务。的确，它实际上可被视为创立联合国的最初宗旨之一。”

我们应该铭记和反思 60 年前发生的事情，并从中汲取教训。与其他国家一样，在挪威，纳粹政权从事占领的目的是彻底消灭犹太族群。遭到逮捕或驱逐——常常得到挪威人的积极帮助——的人极少能够回来。一个族群和一个丰富的文化遗产由此消失。设法协助受迫害者或帮助他们逃生的挪威人少而又少。

我们需要进行自我反省——对我们本国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反犹太主义现象作一反思。我们需要探讨我们的教育制度，使新一代人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以防止它们在今后重演。2000 年斯德哥尔摩国际论坛通过的《关于大浩劫的宣言》是一个里程碑。它使我们承诺在学校和社区中促进有关大浩劫的教育，并在整个社会中提高认识。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54A)。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在挪威，学校班级越来越普遍地前往参观德国和波兰境内以前的屠杀集中营，例如奥斯威辛、撒克森豪森以及拉文斯布鲁克。2001年，挪威设立了大浩劫与挪威宗教少数研究中心，作为大浩劫研究、文献、信息和教育领域的一个全国性机构。该中心是挪威政府为挪威境内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的经济损失和心灵痛苦给予补偿的一部分。

由政府及教育和研究机构的代表组成的大浩劫教育、纪念与研究国际合作工作队在提高国际上对这一领域的认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样做固然很重要，但任何东西都弥补不了我们联合国的过失，这就是：它缺乏尽最大努力制止一直存在的悲剧并防止今后发生危害人类罪的决心。

最后，我要援引《关于大浩劫的宣言》中的话：

“我们必须记住那些已死难的人，敬重仍活着的人，并重申人类对相互理解与正义的共同愿望。”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奥地利联邦总理办公室国务秘书弗伦茨·莫拉克先生阁下发言。

莫拉克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伊利·威塞尔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大声疾呼，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也必须大声说出来，以使世界能够汲取教训。60年前，奥斯威辛的受害者苦苦等待世界明确声明立场，但却没有等到。此种情况再也不能发生。

当盟军进入奥斯威辛和其他屠杀集中营大门的时候，所发现的那些暴行令世界感到震撼。从那时起，人类对历史以及对人们所能犯下的罪恶程度的理解，出现了彻底的改变。自那以后，1月27日——集中营获得解放的日子——就成了一个纪念日与警醒日。奥斯威辛已成为大浩劫的一个象征。许多国家都举办大浩劫特别纪念日活动，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解放。

这个世界组织的创立是为了防止再度发生此种极端严重的罪行。这个组织的大会举行本届特别纪念

会议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奥地利积极支持举行本届特别会议。我们感谢秘书长为此所作的努力。

我作为奥地利的代表站在这里，心里有着两种感觉——我为我国因大浩劫失去了如此多犹太公民，感到悲伤；我也为如此多奥地利人参与了那场无比严重的罪行，感到痛苦。有65 000多名奥地利犹太人遭到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杀害。他们被驱逐到了其恐怖状况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地方。我们必须承认，在那些地方，他们原来的一些邻居押着他们进入毒气室，将他们排列在刑场处决，或让他们在贫民窟里饿死。

奥斯威辛代表着人类引以为豪的所有人类价值的毁灭。有135万犹太人、2万辛提人和罗姆人以及其他10万名被关押者由于种族和政治原因，或者纯粹由于存在差异而遭到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处决。对他们的杀戮即代表着与文明本身的决裂。

纪念解放60周年活动还表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欧洲国家举行纪念活动，而且它也是一个全球纪念之地。今天，它在全世界代表了暴政和蔑视个人价值和尊严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

在纳粹政权犯下最骇人听闻的罪行的地方建立的纪念碑帮助我们认识到所发生的事件的层面，并且把纳粹种族灭绝受害者难以置信的人数同个人命运联系起来。

纪念碑是重要的，但是它们毕竟保留在原地。教育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工具。教育深入到每一个学校和家庭。必须告诫代表我们未来的年轻人，如果不尊重个人人权和尊严，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不能取得任何程度的进展或发展。这就是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活动世代相传的教训和遗产。这也是奥地利是关于大屠杀教育、纪念及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工作队积极成员的原因。组成该工作队的国家政府致力于执行支持关于大屠杀的教育、纪念及研究的国家政策和方案。

奥地利成功地发起了许多国家方案，例如“永不忘却”方案（该方案提供大屠杀幸存者的演讲访问），以及一项题为“国家社会主义与大屠杀”的教师方案。

15 000 多奥地利学生参加了“给群星写信”项目。在这一项目中，学生同幸存者或其后裔一道研究大屠杀受害者个人的人生经历。

奥斯威辛是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历史遗迹。它对每个国家具有特别重要性。对奥地利来说，它是对国家社会主义和大屠杀的受害者的纪念，是对犹太人、罗姆人、Sinti 人、安乐死受害者、同性恋者以及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反对者的纪念。

奥地利利用了很长时间才理解其自己历史的复杂性，并且认识到，在合并之后不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奥地利，不仅是纳粹政权的受害者，而且奥地利人也是行凶者。许多奥地利人支持，或者至少默许迫害措施。出于这一原因，奥地利承认负有一定的道德责任。长期以来，我们都非常自愿地接受盟国 1943 年在莫斯科通过的宣言中的声明，该声明宣布奥地利是遭受希特勒侵略的一个自由国家，但是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该项宣言提醒奥地利不要忘记，它对站在希特勒德国一边参加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纳粹政权不仅以人类文明历史中空前的规模犯下了危害人类罪，而且还应对历来最大的有组织抢劫行动负责。仅在最近几年，我们才开始理解纳粹迫害受害者所遭受的巨大物质损失的程度。

战争之后，奥地利做了认真的恢复和赔偿努力，并且实际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仅仅过了几十年之后，我们才逐渐地认识到，工作做得还不全面，并且我们的恢复和补偿努力中存在着差距和不足之处。为了纠正这一情况，奥地利政府开始了这方面的全面努力，我们相信，在所有政党和整个奥地利社会的支持下，这些努力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受害者伸张正义，尽管这来迟了，对许多人来说来得太迟了。

如果我们谈论对过去的道德责任，我们也有责任从过去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并且消除持续不断的反犹太主义灾祸。奥地利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认识到其

责任，并且采取了广泛措施打击反犹太主义、仇外心理以及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和各级不容忍。

在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 60 周年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失去的东西和遭到破坏的东西，并且意识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努力的基准性质，以及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以保护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其他地方被一个惨无人道的政权杀害的数百万人的遗产，并且创立一个更加公正和更加民主的社会。受害者应该得到这一切。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匈牙利外交部长安德拉什·巴尔绍尼先生阁下发言。

巴尔绍尼先生（匈牙利）（以英语发言）：出席大会专门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 60 周年特别会议，使我十分感动。我要借此机会代表匈牙利共和国人民和政府悼念大屠杀受害者和在集中营丧生的所有人。

这是我们再次鞠躬悼念在纳粹集中营惨遭杀害的数百万受害者的时候。我们向大屠杀受害者家人表示衷心的慰问。

今天，我们缅怀在奥斯威辛、布痕瓦尔德、比克瑙、达豪、毛特豪森、特列布林卡和许多其他地方死亡营丧生的人的巨大痛苦。在这些地方，在可怕的思想与政策名义下，600 多万人被蓄意地、极为残忍地灭绝。被打上种族低劣标签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男女老少以及不同国家的儿女成为一个疯狂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无辜受害者，给人类造成巨大的损失。

匈牙利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姆雷·凯尔泰斯在他的《并非命中注定》一书中写道他令人震惊的个人痛苦经历以及人们在集中营中不得不面对的悲剧。所遭受的酷刑、羞辱以及损失骇人听闻，并且完全不同于以前人们目睹的一切。人类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如此多数百万人生命。

对近 40 万在集中营中被屠杀的匈牙利人来说，自由来的太迟了，从而使匈牙利籍大屠杀受害者的人数上升到 60 万。无论受害者的宗教、种族和文化背景如何，对匈牙利来讲都是一场巨大的悲剧。这些死

于集中营的个人的损失，当时而且迄今仍然难以承受，我们必须继续坚定决心，决不让这种罪行再次出现。

一个不幸和痛苦的事实，就是匈牙利人不仅成为受害者，而且一些匈牙利人在犯下这些滔天罪行中积极通敌。匈牙利作为一个国家，以及很多匈牙利人直接或间接地同对无辜的人犯下这种罪行的纳粹合作，从而给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人类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破坏。这是我们每天必须面对的事实，尽管我们也知道那些名字列在亚德韦谢姆各国正直者园荣誉墙上的匈牙利人——他们挽救了犹太人的生命并帮助了被迫害者和被追击者，常常自己冒着生命危险。

今天的纪念确实可以成为对受害者的真正、但却是最痛苦的怀念，即我们不仅记住 60 多年前的人间悲剧，而且还从历史中吸取惨痛的教训，从而加强我们的决心和行动，确保这种恐怖不会再出现。这就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匈牙利在接受了自己的过去之后，比以往更加坚定地确保历史上最黑暗的几页不会被忘记，也不会再重复。匈牙利政府仍然坚定地决心打击种族和民族歧视以及反犹主义。我们还希望后代人充分和完全了解 60 多年前发生的历史真相。最近开放的布达佩斯大屠杀文件和纪念中心；4 月 16 日在匈牙利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纪念的大屠杀纪念日；以及我们不允许会滋生未来不容忍行动的任何种族和宗教歧视的决心，都属于表明匈牙利愿意并能够尽全力不让类似的悲剧重演的努力。我深信我们联合一致，能够而且将会取得成功。

在我前来本次聚会之前，我在看一本我的家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相册。其中有很多空白页，因为我从没有机会见到我的家族中那些在这些难民营中丧生的成员。尽管我十分荣幸地在大会上发言，然而我却乐于放弃谈论和纪念这些事件的机会，而同那些丧生者融融一堂。我认为我们负有共同的责任，确保那些有这种机会谈论此事者永远不希望他们会改变想法，能够长时间同他们的家人在一起。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荷兰国务大臣兼特使马克斯·范德尔斯图尔先生阁下发言。

范德尔斯图尔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有 900 万犹太人生活在后来被纳粹占领的 21 个欧洲国家之中。1945 年战争之后，欧洲活下来的犹太人不超过 300 万。几乎 600 万人死亡，其中一半在纳粹建立的很多集中营和死亡营中死亡。

同样人数的政治反对派、工会会员、罗姆人和 Sinti 人、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同性恋者、智力和身体残障者和其他所谓令人不快者，也都被纳粹屠杀，其中很多人住在同样这些地狱般的集中营中。很少几个人逃过难民营之劫。在我的犹太同胞中间，107 000 人被驱逐；只有 5 200 人返回。

今天在 2005 年如同在当时一样，几乎无法理解这一真相以及可怕的纳粹制度的有计划的残酷行为。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的几代人来说，可能会忘记此事。但如果我们将忘记，类似的暴行就非常容易会出现。我们已经经历了并继续经历世界上各地出现的有计划的灭绝种族行为。

“奥斯威辛永不再现”不应是一个口号，而是应当成为我们所有人一贯的和持续的义务：经历过或目睹过集中营恐怖的老一代人和年轻一代，后者的父母、祖父母、老师和领导人应当确保他们意识到这种威胁。

这次纪念——特别会议以及围绕它的各种活动——应当而且将会为此做出贡献。我们认为极为重要的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举行这一纪念。这表明它不仅是在纳粹之下受煎熬的国家和人民所关切的事，而且是全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所关切的事。它表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肩负着《宪章》中所规定的共同责任，即努力实现和平并尊重人权。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应受到任何低于此的对待。

荷兰谨感谢所有促成这次纪念活动者：发起者、赞成和支持这一倡议的联合国成员、平主席和秘书长

科菲·安南。我们对解放集中营的所有这些国家和个人表示最深切的谢意，并感谢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几内亚常驻代表阿尔法·易卜拉希马·索乌先生阁下发言，他将代表非洲国家集团发言。

索乌先生（几内亚）（以法语发言）：我以1月份非洲集团主席身份向大会转达本集团的支持和声援的确是我本人的殊荣和幸运。

首先，我愿表示我们真诚感谢出色地组织了本次大会特别会议，纪念纳粹死亡营解放60周年。

非洲集团愿向秘书长决心进行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如此重要的活动的决心表示敬意，非洲对本次活动特别重视。我们还强调，我们赞赏倡议举行这次活动的各国所作的有价值的努力。

大会通过第一次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周年纪念日重申了它十分重视和坚持《联合国宪章》建之于上的原则、价值和目标。

非洲通过参加本次纪念会议愿特别重申我们坚定致力于尊重人权和人民的权益，致力于坚定捍卫人类尊严和所有人平等的原则，而不论其种族、性别、语言或信仰如何，这是一个声援、容忍和共同责任的信息。

我们更为有力和充满信念地表达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因为我们的人民早在战争时期便表示反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坚决站在盟军一边，以便实现解放被占领国家和纳粹集中营和死亡营的目标。

非洲曾经历过奴隶贸易的恐惧和耻辱，并早已走上将自己从殖民统治解放出来的历史性斗争，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和物质损失，以确保一个以男女权利平等和国家不论大小平等为基础的新世界的开始。

60年后的今天，非洲比以往更加决心努力保护人类尊严和保证大屠杀的恐怖不会重演。非洲灾难重重的历史告诉人们，无论如何崇高的原则仅仅是宣读一

下是不够的。必须实施和落实这些原则才能发生效力。

非洲这里依然是反对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仇外主义和不能容忍斗争的前线，非洲不能仅限于谴责大屠杀和谴责其他反对犹太主义的形式。

为了保证对人权的保护和有步骤地捍卫，非洲各国今天在努力确保尊重《世界人权宣言》和执行《预防和惩罚1948年12月种族灭绝罪公约》以及其他与权利相关的国际文书。

非洲集团在此希望欢迎我们联合国组织和国际社会纪念反省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国际日，并回顾我们对以下事实感到满意，即秘书长在当时举行的重要会议期间宣读了预防种族灭绝的行动计划，该计划受到各会员国和公共舆论的欢迎。

非洲集团还欢迎第三委员会连续数年通过题为“针对以基于种族歧视或族裔排斥和仇外心理的优越论为基础的政治纲领或活动特别包括新纳粹主义在内所应采取的措施”的决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纳粹集中营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将永远成为人类觉悟的沉重负担。

非洲集团希望，大会纪念纳粹死亡营解放60周年将成为进一步反省大屠杀教训的框架，并将有助于确定最为适当的途径和方法，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击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严重违反人权现象和有罪不罚。

正当国际社会在筹备纪念联合国60周年之际，像这种将我们聚集在一起的纪念日应该显示出我们单独和集体的决心，努力有效落实和平、安全、发展的目标和社会和人类进步的目标，这些目标都在旧金山宪章和千年宣言中有所论述。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阿富汗代表拉万·法哈迪先生阁下代表亚洲国家集团发言。

法哈迪先生（阿富汗）（以英语发言）：我谨作为1月份亚洲集团主席代表亚洲集团发言，亚洲集团包

括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亚洲集团认为，大会本次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 60 周年非常恰当。

极其重要的是，要牢记历史并提醒后代曾经在种族隔离和暴君意识形态及纲领基础上所犯下的暴行和滔天罪行。

60 年前，建立了联合国来防止后代再遭战祸，并促进发展和人权。联合国会员国在过去 60 年里，以坚定的政治意愿一直在推动通过各项公约并举行有关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主要国际会议。

1948 年的《人权宣言》和 1948 年《预防和惩罚种族灭绝罪公约》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方面的主要里程碑。《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最近生效以及为起诉和惩罚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而建立法院是制止 60 年前纳粹主义兴起时人类所经历的暴行的主要事态发展。

尽管规约尚未获得联合国全体成员的批准，它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生效是一个重大发展。

在我们纪念解放纳粹集中营的时候，我们应当根据从这场悲剧中吸取的教训，强调联合国的核心作用，以确保一个真正的全球安全制度、在第二十一世纪的新的威胁和挑战面前促进人权和人类的全面进步。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保加利亚常驻代表斯特凡·塔夫罗夫先生阁下发言，他将代表东欧国家集团发言。

塔夫罗夫先生（保加利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代表东欧国家集团成员感谢你召开本次特别会议，纪念解放纳粹集中营 60 周年。成百万人——男女老幼——被送进这些集中营。一些人生存，多数人死亡。在本次会议上，我们悼念人类的巨大损失，缅怀受害者。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集中营中死去的儿童里有多少未来的爱因斯坦。许多受害者是东欧国家集团成员国的公民。对我们各国，那些年里的悲剧是一个难

以忘怀的记忆和永恒的创伤。它将永远留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

灭绝的恐怖统计数字令人震惊，不仅因为受害者人数之多，而且也因为其种族背景、宗教和政治信仰以及专业背景之广。几个少数团体遭到特别无情的打击。纳粹分子首先焚书，然后焚烧犹太教堂，最后使用毒气室。大约 600 万犹太人遭到灭绝。大屠杀的浩劫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一个少数民族受到迫害，所有少数民族都受到威胁，而当所有少数民族受到威胁时，所有人都受到威胁。

今天，我们也纪念集中营的解放，由于无数国家的军队的勇气和英雄主义，集中营才获得解放。因此，我们向那些勇敢的士兵致敬，他们不仅结束了前所未有的痛苦，而且也向世界揭露了纳粹毒气室和集中营的暴行。

我们今年将要迎来本组织的 60 周年，我们会员国决不应该忘记本组织是在第二十世纪最具破坏力的战争之后成立的，当时大屠杀和纳粹灭绝机器刚刚被人发现。后代人把希望寄于联合国，以便决不允许这种悲剧再次发生。《联合国宪章》的创始原则和目标规定其成员要保护人的生命和尊严，确保对人权和自由的普遍尊重，以作为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基础。

对东欧集团成员国而言，这次纪念是正在进行的努力的一部分，以便不忘 60 年前发生的事。哲学家乔治·桑塔雅那写到：“不能记住过去的人必然重复过去”。短期、不充分或有选择的记忆的缺陷即便在今天也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记住这一政治上和首先是道德上的灾难，是同当代的罪恶作斗争的最佳方法：种族主义和各种形式的不容忍、仇外，以及反犹太主义。这是我们对纳粹集中营受害者的记忆、解放者的英雄主义以及后代的责任。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洪都拉斯常驻代表曼努埃尔·阿科斯塔·博尼利亚先生阁下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发言。

阿科斯塔·博尼利亚先生（洪都拉斯）（以西班牙语发言）：在数以千计的人逃脱了一场决不能允许重复的悲剧的数十年之后，我们仍然试图理解这场还在本联合国组织的重建中发挥根本作用的悲剧。

自创始以来，联合国把种族灭绝当作国际罪行。1948年12月9日大会第260(III)号决议批准了1951年1月12日生效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鉴于该《公约》的重要性，我谨回顾其开始的两条，内容如下：

“缔约国确认灭绝种族行为，不论发生于平时或战时，均系国际法上的一种罪行，承允防止并惩治之。”

“……灭绝种族系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犯有下列行为之一者：(a) 杀害该团体的成员；(b) 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c) 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d) 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e) 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种族灭绝做法曾经在当代再次发生。本次纪念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使我们记住并永远不忘人类出于政治、种族、意识形态或宗教原因制造的这种严重局势。本着这一精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积极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努力预防和消除这种今天被认为是野蛮的做法，并为同它们作斗争采取果断行动。

建立一个国际法律制度和成立国际刑事法庭是谋求实现这一愿望的重要的过渡步骤。

正如秘书长在致纪念卢旺达种族灭绝文件十周年仪式的电文中所说，

“我们不能等到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时才拉响警钟。如果说我希望留给我的继任者一个遗产的话，那就是留下一个更有能力

防止种族灭绝并能够在预防失败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来制止这种行为的联合国”。

从道德上讲，我们不能将这种悲惨和邪恶的遗产留给我们的后代。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我现在正以它的名义发言，我为担任其主席感到荣幸——祝贺主席先生当选，主持人类历史上如此重要的本届会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下面请葡萄牙常驻代表萨尔盖罗先生阁下发言，他将以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名义发言。

萨尔盖罗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我联合国人民汇聚此地举行特别会议，纪念纳粹集中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行将结束前获得解放六十周年。纳粹集中营是人类历史上十恶不赦的罪行之一，是希特勒和纳粹蓄意灭绝犹太人和消灭政敌及其他被认为具有社会或种族劣性者的政策的一部分。

集中营、劳动营、灭绝营或死亡营、过渡营、战犯营：所有这些都是为大屠杀服务的。一想到营地解放前的事情，达豪、奥斯威辛-比克瑙、特列布林卡和整个被占领欧洲许许多多其他的营地的景象就会一一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令人不寒而栗。六百万犹太人——大约占欧洲犹太人口的一半，世界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一——就这样消失了。另外，还有近500万其他受害者也死于纳粹之手。

今天，我们庄严追悼纳粹营地中的所有受害者。我们向幸存者表示我们的紧密团结。我们为那些身心备受残暴行为摧残的人感到悲痛。我们特别要向英勇战斗，打败纳粹，解放营地，给世界带来新希望的盟军致敬。值得赞扬的还有那些本着良知，帮助拯救受迫害者的个人们：如救助者拉乌尔·瓦伦贝格、安德烈·特罗克梅、阿里斯蒂德斯·德索萨·门德斯，其中有些人的名字至今仍不为人所知。

这也是一个进行思考的时刻，一个人类扪心自问的时刻：这场前所未有的悲剧何以能够一幕幕拉开？事情为何发展到这一地步，以至于人本身和所有民族

都变得如此堕落？我们如何铭记大屠杀，防止以后再发生此类事情？

从这一意义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人类的一个转折点：在战争的灰烬中，诞生了联合国，产生了建设一个以容忍、团结和共同安全为基础的国际社会的希望。在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残酷蔑视中，诞生了《世界人权宣言》。

葡萄牙以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名义，希望呼吁大会再次重申其基本誓言，特别是重申我们对基本人权、人的尊严和价值及所有男女和所有国家无论大小权利平等的信念。让我们永不停止向过去学习，让我们每天都在国家和个人一级作出努力，以促进对人类同胞的容忍和尊重。让联合国充满智慧地绘制出走向未来的道路。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下面请中国代表团团长王光亚先生阁下发言。

王光亚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支持召开联大特别会议，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 60 周年。中国政府和人民深切同情犹太民族在二战时的惨痛遭遇，对在纳粹集中营遭折磨而死的 600 万犹太人、以及其他各国人士深表哀悼，对遇难者的后人深表慰问。

60 年前的寒冬时节，世界战火硝烟正浓，经历着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之间的最后搏杀。60 年前的寒冬时节，屠杀了数百万生灵的纳粹集中营终得解放，集中营的幸存者终于走出魔窟，重享和平美好的新生活。60 年前的 1 月，是当代历史长卷中极不平凡的一页。它既见证了法西斯残酷暴行的终结，也记载了人类渡尽劫波后的希望。它以自己的庄严与辉煌，永远铭刻在所有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及各国人民的心中。

60 多年前，在纳粹势力肆虐欧洲之时，亚洲国家和人民也同样深陷于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凌辱和掠杀之中。在军国主义屠刀下，仅中国死伤人数就多达 3 500 万，其中南京大屠杀就有 30 多万人遇难。如同

纳粹集中营，军国主义的罪行也是罄竹难书，足令人神共愤。

岁月悠悠，沧桑巨变。法西斯侵略战争给人类带来了空前浩劫，也警醒和教育了世界人民。和平来之不易，惨剧不应重演。忘却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日前指出，我们不应忘记过去，应铭记、反思历史并从中汲取教训。

然而，60 年后的今天，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一些极右势力和组织仍处心积虑地妄图歪曲、否认罪恶历史，挑战人类良知。这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和警觉。中国古语讲：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以史为鉴，知耻后勇。举办今天的特别会议具有双重特殊意义，不仅纪念纳粹集中营的逝者，告慰亡灵，而且再次提醒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要避免悲剧重演，仅有善良愿望远远不够，还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我们敦促有关国家认真记取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60 多年前，正是基于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非凡决策，联合国诞生于二战硝烟之中。先哲们制定的《宪章》开宗明义指出，成立联合国，旨在“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

今天，防止各国战祸再起，杜绝集中营惨剧再现，推动人类共享进步与发展，联合国继续负有首要责任。我们正处在时代的转折点，联合国也置身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为了人类的共同未来，联合国依然任重而道远。其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其权威必须维护，不能损害。这是各国人民的利益所在，也是各国政府的义务所在，更是当代政治家的责任所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约旦代表团团长扎伊德·拉阿德·扎伊德·侯赛因亲王殿下发言。

扎伊德·拉阿德·扎伊德·侯赛因亲王殿下（约旦）（以英语发言）：今天是奥斯威辛解放六十周年，值此之际，大会召开会议纪念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向仍然活着的受害者表示敬意，对遇难的数百万人进

行缅怀；向那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和所有其他营地的解放者致敬，并反思，用亨利·L. 史汀生的话说，“对文明本身”犯下让人类良知深感不安的罪行的那些人的邪恶，是非常适当的。

无论将来的历史学家在总结我们的技术、科学和文学成就时如何评价二十一世纪，他们的评价都将受到大屠杀和纳粹发动的更广泛侵略战争的影响。纳粹的暴行是如此登峰造极，欧洲犹太民族、被占欧洲和前苏联人民以及残疾人、体弱多病者因此而遭受的痛苦是如此巨大，可以想见，将来的历史学家不免会轻蔑地想，人类要始终保持仁慈或善良看似是多么的不可能。

这并不是说人类的本性是如此恶毒，以至于任由邪恶践踏希望。当然不是：数百万受害者本人毕竟是无辜的，而且无论残暴行为如何无以复加，力图救助受害者的那些人——他们本人也往往是受害者——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善良之举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对于我们的基本本性和这种本性的稳定性，怀疑将永远存在——这种怀疑可能不会消除，除非我们在本世纪第一个 25 年结束前使种族灭绝行为、侵略行为、战争罪和反人类犯罪变得不可想象。

如果我们将对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之遗产的管理充其量仍只能称为各式各样，那我们举行纪念活动——本次重要的纪念活动——的意义何在？

在纽伦堡，人类文明终于最明确、最深刻地确定了自我。因为在纽伦堡，我们摆脱了简单地以恶报恶的过去，不再简单行事，那样往往只会留下后患，造成进一步的不公正。此外，我们也为自己指明了这样一个既要将负有最大责任者——最臭名昭著的犯罪行为人——绳之以法，也要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未来，而进行公正审判，只以摆在法庭面前的证据为基础作出判决才是唯一办法。对于幸存的受害者来说，纽伦堡当然阐述了不争的事实：以确切而详细的记录说明了纳粹是如何进行种族灭绝行为以及如何制定针对纳粹德国的敌人的所有那些骇人听闻的政策并将那些政策可怕地付诸实施的。

过去 60 年中，自纽伦堡以来，国际刑事司法经历了东京审判，对黑塞、艾希曼、帕蓬、巴比、施万贝格、普里贝克和哈斯的著名审判，最后发展到前南斯拉夫问题特别法庭和卢旺达问题特别法庭，范围更加广泛。但是，尽管那些定罪很重要，尽管事实无可争辩，尽管已有判例可循，我们现在在这个大会堂中和安全理事会上听到的似乎都是对国际刑事司法高昂费用的抱怨——两个法庭的合并预算一年接近 3 亿美元。与国际社会每年用于历来的战争工具——武器的 9 000 亿美元相比，将几亿美元用于最可靠的和平工具——国际司法，当然是值得考虑的。

同样，在仍有许多国家尚未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之时，我们这次重要纪念活动的意义何在呢？我借此机会敦促这些国家加入《罗马规约》。

在国际社会不仅曾经允许而且现在仍然允许沙文民族主义存在——这常常导致对他人的暴力——还允许并发事件不受限制地发生之时，我们这次重要纪念活动的意义何在？在由于我们的无所作为，我们年复一年地允许一个民族凌驾于另一个民族之上、拒绝他们的许多最基本权利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损害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人格之时，我们这次重要活动的意义何在？

当然，对于决定了大屠杀的那些可怕事件的受害者，如果我们想以适合用于缅怀他们的政策——不提倡或容忍进一步的不公正的政策——来纪念他们，那我们的任务就必须是再次拿出 1945 年使世界各国领导人大胆地决定设立联合国的那种合作精神，那种与沙文民族主义截然相反的精神，并开始在寻求全球持久和平的过程中申明正义的中心地位。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塔吉克斯坦代表团团长拉希德·阿利莫夫先生阁下发言。

阿利莫夫先生（塔吉克斯坦）（以俄语发言）：召开专门纪念苏军及其盟国的部队解放纳粹集中营战俘六十周年的本次大会特别会议毫无疑问具有特别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对数百万完全无辜的人的悼

念，他们是犹太人、吉普赛人、俄国人、波兰人，代表着数十个国家或族裔群体，包括我国同胞，他们曾被罪恶的希特勒纳粹政权所创立的令人憎恶的死亡机器野蛮地化为灰烬。在集中营燃烧的火焰中被卷入天国的数百万妇女及儿童、老人和青年人的灵魂今天正在俯视联合国，期望希特勒式法西斯主义时代的恐惧将不在地球上重演。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忘却这一可怕的悲惨事件。奥斯威辛-比克瑙、达豪和毛特豪森悲哀的钟声，纪念纳粹受害者的钟声呼唤我们保持警惕，告诫我们提防自满和不要漠不关注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其他所有形式的不容忍行为。在这一方面，像以往一样，联合国作为捍卫和平、人权和人的尊严的领导必须发挥中心作用。

保留至今的集中营遗迹、纳粹受害者的记忆和这些恐怖时代的照片及其他文献证据应成为对人类的严厉警告。为了防止这种情况重演，当代人及子孙后代必须知道纳粹所犯下的罪恶滔天的野蛮行径。

塔吉克斯坦代表团深深感谢那些曾忍受集中营所有恐惧并仍然相信人道主义会取得胜利的在此开会的所有人。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主义及其人分优劣的意识形态是对所有人道主义的人类文明的挑战。

那些建立联合国的国家，以及那些为反对这一邪恶而团结起来的国家为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共同胜利付出了高昂代价。加深我们从这一场战争中汲取的关于这些可怕教训的历史记忆不仅是在胜利的祭台上对牺牲者或那些在纳粹集中营中化为灰烬者的责任。它不仅仅在考验我们在道义上的成熟，尤为重要的是，它是我们保护人道主义未来的共同决心的保障。

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并不是一项已完成的事业。极端主义，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性的，尤其是兼有这两种性质时，将成为一个产生深远影响的现实问题。今天，极端主义、光头仔和模仿青年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集团不仅攻击不同肤色、国籍或

信仰的人，而且攻击宗教场所、文化纪念场馆和墓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成为受害者。

显然，只有在联合国协调下通过国际社会的集体努力才能战胜极端主义。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结果是创立了联合国，它体现着各个国家在地球上加强和平、正义和国际合法性的共同意愿。在联合国总部召开这一特别会议再一次重申了本组织致力于贯彻反希特勒主义联盟国家的领导人在本组织创立时规定的这些崇高原则和规范。

塔吉克斯坦作为一个致力于贯彻本组织原则和宗旨的国家愿与其他会员国一起为建立一个更加安全、公正和人道的世界做出贡献。

主席（以法语发言）：下面我请巴拿马代表团团长里卡多·阿尔贝托·阿里亚斯先生阁下发言。

阿里亚斯先生（巴拿马）（以西班牙语发言）：巴拿马与大家一起参加大会特别纪念纳粹集中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获得解放六十周年的活动。我们赞扬在火焰灰烬中诞生的本组织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以适当方式和本着适当的历史感来强调这一活动。现在正是重申我们对本组织据以建立的理想的承诺的大好时机。

六百多万人——犹太民族的成员，特别是在遭受尤为严重暴力的情况下——由于某些人的精神错乱，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冷漠而失去了生命。恰恰是由于这种大屠杀造成的恐惧，明确推动我们作出在全世界促进和捍卫人权的当前承诺。

大屠杀的受害者是许多国家的公民，许多国家联合起来解放这些受害者。只有以这种警惕与合作的精神，人类才能回应我们在今天和未来遇到的挑战。在我们回忆解放集中营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在允许不宽容存在的地方，就可能存在歧视；在当权者试图捏造事实的地方，就可能存在压迫；在同时存在着歧视和压迫的地方，就存在着发生另一场大屠杀的肥沃土壤。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情况那样，这种行径将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架构，而不是仅对

受害者，产生了极其致命的影响，因为歧视，无论其表现和形式如何，都是在凌辱人性的本质。

巴拿马作为一个许多族裔、宗教、政治信仰非常和谐地共存的国家期望并相信，我们将汲取以往的教训，而且这将在今天和未来帮助我们回应我们文明面临的挑战。

主席（以法语发言）：下面我请白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安德烈·达普基乌纳斯先生阁下发言。

达普基乌纳斯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白俄罗斯首都外有一个小村庄叫小特罗斯特内茨。纳粹曾在那里设立其第四大灭绝营，并在那里灭绝了20多万条生命。可悲的是，这座灭绝营口中的囚犯没有一个看到解放的曙光。纳粹彻底销毁了这座集中营，试图掩盖其残暴的痕迹。

白俄罗斯是一个曾参加最后一场世界大战的国家，白俄罗斯人民每四人就有一人死于战争。他们对这场战争的遗产仍非常敏感，对战争的遗产仍记忆犹新。它使我们仿佛看到，619个白俄罗斯村庄的老年男子、妇女和儿童被纳粹党卫军行刑队活活烧死，它不时唤起了我们的坚定信念，和平是生活中的最高价值。一些人可能会将它称之为理想主义，但白俄罗斯人激情高昂地反对战争。

战争的遗产使我们深为关切这样的事实，仇恨意识，即族裔排外和优越的观念的瘟疫并没有消亡。它也使我们感到悲痛，几个世纪以来，大国和强国不时发动胜利闪电战的诱惑还没有让位于对这一简单真理的认识，即使有缺陷的和平也要好过公然冲突。一些人可能会嘲笑白俄罗斯普通老百姓的一句谚语“只要不打仗”。当我们想起纳粹集中营战俘难以想象的命运时，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那些对生活期望如此之低但毫无疑问又敏锐意识到和平解决方案要好过战争恐惧的人的智慧。

如果战争的悲惨教训静悄悄地永远被历史遗忘，人类将通不过对其人性的巨大考验。

主席（以法语发言）：下面我请加蓬代表团团长德尼·当格-雷瓦卡先生阁下发言。

当格-雷瓦卡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加蓬完全赞同几内亚代表代表纽约的非洲集团所作的发言。但请允许我再次代表我们国家加蓬在这一特别的场合悼念数百万大屠杀的受害者，以此来表示我们国家和我们人民对所有遭受过驱逐之苦和纳粹集中营野蛮的人的声援。

对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引起我们注意并使我们感到战栗的证据，我们还能补充些什么呢？当历史有时可能重演这些特别黑暗岁月的恐惧时，牢记的责任今天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人们可能以为灭绝种族和族裔清洗等的幽灵已经永远离去。

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将产生普遍影响并比以往更能唤醒我们的原因。人们在各种环境中开展斗争，致力于解放集中营，抵抗专制和通过自己牺牲来加强民主价值和人权，我们必须从所有这些人的英雄主义中汲取灵感。

我们必须在联合国行动所取得进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确保人类将永远不再遭受这种残暴。

主席（以法语发言）：现在我请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奥古斯丁·马希格先生阁下发言。

马希格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赞同几内亚代表代表纽约的非洲集团所作的发言。

我们联合国非常应该召开一次专门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的特别会议，集中营的解放结束了欧洲的恐怖屠杀。大屠杀肆虐数年之久，夺去六百万条生命，当时世界无助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我们通过一场世界大战才击败了纳粹政权并结束了大屠杀。

今天，在60年后，我们应怀着特别沉重心情反思什么东西竟错了如此之久。今天也是对纳粹死亡机构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特殊纪念日。今天也是我们大

家就我们未能一起阻止自令人厌恶的恐怖大屠杀以来发生的其他灭绝种族行为承担过失和赎罪的日子。

有计划有步骤地大肆谋杀犹太人并不是偶发事件。人们在柬埔寨和卢旺达目睹到的大屠杀，以及近来在科索沃所目睹的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也不是偶发事件。这些事件都不应该发生，但它们的确发生了。在各个案件中，它们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人想要这么做，有人计划这么做，有人执行它们。从这一角度出发，不能轻易地不顾世界各地时有报道的侵犯人权情况。随之而来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它是否会再次发生？

今天惟一令我们感到宽慰的是，国际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共同意识到应在联合国的旗帜和领导下坚决促进人权和人的尊严。各国及其领导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共同意识到必须承担起责任，消除邪恶势力和损害人类尊严的行为。在本区域，体现这种决心的精神已经成为大湖区和平、安全、民主与发展问题国际会议第一次首脑会议的动力，会议在发表《达累斯萨拉姆宣言》时达到顶峰。

作为卢旺达的邻国，我们在坦桑尼亚不由自己地痛苦回忆起有人曾蓄意规划和实施的大屠杀，其中近100万卢旺达图西族人，以及一定数目的胡图族人被杀害，这一大屠杀是由官僚机构组织、协调和执行的。因此，卢旺达必须成为另一个痛苦的警示，告诫人们“不再重演”的决心会很容易倒退成“一再重演”。

我们坚信，这一纪念活动也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致力于保护和促进人的尊严和价值。当我们在更大自由环境中致力于促进的更好生活条件时，这也必将成为我们持久的承诺。

促进实现《宪章》的全部远景和理想的更好手段，莫如颇有助益地寻求实现在防止凶残的大屠杀重演这一愿望激励下产生的另一项文书，即《世界人权宣言》旨在推进的各项权利，它涉及民权、政治权，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合在一起必将构成全面的国际人权规范制度。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大韩民国代表团团长金杉勋先生阁下发言。

金杉勋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与其他国家代表团一起庄严庆祝这一严肃的历史和人道主义的周年纪念日。我们哀悼纳粹集中营的受害者，我们痛惜大屠杀造成的灾难。

纳粹集中营和大屠杀是最凶残和最不人道的危害人类罪。纳粹以建立在盲目的种族和政治仇恨基础上的极其凶恶的有预谋和有步骤的方式杀害了数百万无辜的生命。这一悲惨的不幸事件突出表明了种族仇恨将如何使人类对其同伴犯下恐怖的暴力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凶残不仅仅在欧洲发生，世界其他地区也忍受了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行径和身不由己的野蛮行为。汲取历史教训和促进教育和宽容从而使这一悲剧不再重演是全人类的集体责任。

在建立联合国的过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纳粹集中营和其他危害人类罪的历史事例使国际社会考虑再三，并重重压在心上。各项人道主义国际文书都是在种族灭绝罪的灰烬中诞生的。这些文书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与此同时，人们期望，这些文书将有助于防止今后出现灭绝种族和危害人类罪。

不幸并使我们大家感到耻辱的是，大屠杀的结束和纳粹集中营的解放并没有标志着灭绝种族罪的结束。近来的灭绝种族悲剧使国际社会更有必要作出加倍努力来建立一个可靠和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以遏制这种极其凶恶的犯罪再度发生，并促进各个种族、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宽容。如果我们要摆脱折磨我们世界的仇恨和暴力的话，我们就必须开始信奉所有人生而平等并拥有和平、安全和体面生活的同样固有权利的理念。

像许多的痛苦教训一样，大屠杀和纳粹集中营使我们懂得，人以非人道方式对待其同伴的能力是无限的。但与此同时，迅速的国际海啸救灾努力所生动显示出来的无私、同情和谅解的事例也提醒我们人类也

拥有同情和认同及理解他人的无限能力。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是利用这种能力来行善，同时对可能会爆发的不宽容和仇恨保持警惕。

虽然对数百万大屠杀和其他灭绝种族的受害者来说为时已晚，但对子孙后代来说还为时不晚。大韩民国悼念大屠杀和纳粹集中营的受害者并保证，我们将毫不动摇地支持保护全人类基本人权和尊严的斗争。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团团长罗纳尔多·莫塔·萨登贝格先生阁下发言。

萨登贝格先生（巴西）（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会庆祝纳粹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十分必要。我们今天在此开会是为了悼念受害者并铭记那些不仅折磨承受其直接后果的人而且折磨全人类的悲惨情景。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暂时放下手中的事务，考虑一下 60 年前的这些事件的历史意义。

随着盟军向纳粹阵地推进解放集中营，历史上最为可怕的一幕展现在面前：数百万男子、妇女和儿童死亡，尤其是犹太人、斯拉夫人、吉普赛人和其他无辜的人，包括残疾人。这些集中营一直被人们正确地描绘成纳粹政权的主权机构，即使它们不是关键机构。在红军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这一当年的大规模屠杀工厂现在已经成为了灭绝种族罪的象征。

寻求绝对统治并建立在令人非常厌恶的种族仇恨意识形态之上的纳粹政权并不满足于歧视、隔离、处决犹太人，没收其财产，或逮捕犹太人并送他们去服劳役。在疯狂的螺旋形上升的剥夺权利和实施暴力过程中，毫无防御能力的人被冷酷地集体处死。用机器从肉体上消灭数百万人，使纳粹暴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些人被拥挤地塞满货车车厢，一路上许多人窒息死亡。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大多数被立即送往毒气室。集中营中的囚犯忍受有辱人格的生活条件和令人发指的暴行。纳粹的目的是置他们于死地，对他们实行酷刑，用他们进行恐怖的医学实验。纳粹残暴令人

难以想象，使所有想要了解他们怎么能够犯下如此暴虐的人深感不安。

集中营的解放是打败和推翻纳粹政权的前奏。由希特勒疯狂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人类很有希望迎来较和平时代。同其他众多国家一样，巴西曾派遣军队——25 000 名军人——和一个战斗机中队参加盟国在欧洲战场作战。不少巴西商船只也在南大西洋遭受鱼雷袭击。数百名巴西青年为了和平、自由和共同胜利，牺牲在战场上。

1945 年有利的政治环境带来了扭转前些年道德崩溃和加强国际法与国际机构的机会。各国创立联合国以免后代再遭战祸。60 年后，曾经遭受二战严重破坏的国家和地区已享有和平与繁荣，并且已经根据《宪章》思想，为维持国际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而且，联合国已强调它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承诺。联合国已在建立国际架构保护个人方面取得可观进展，这方面工作始于《世界人权宣言》，制定各人民和国家应立志追求的共同理想。最近建立国际刑事法院——世界上第一个常设国际刑院，确保各种最可耻罪行，包括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难逃法网。我们必须继续尽一切努力确保国际刑院的完整性、独立性和普遍性。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严重、有系统地践踏人权的状况继续发生，有辱国际良知。

我们对武装冲突持续不断，平民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感到不安，这使我们进一步相信，必须防止武装冲突，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继续加强对个人的国际保障。同样，国际社会必须表现出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思想及相关不容忍形式的坚定承诺。国际社会也必须明确表达克服饥饿、贫困与疾病等问题的政治意愿。

我们决不能忘记过去的暴行。纳粹集中营彻底灭绝人格尊严。这次大会特别会议让我们有机会再次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平与保护人权的法律和道德义务。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日本代表团团长大岛贤三先生阁下发言。

大岛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日本同许多会员国一起充分支持召开本届特别会议，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我们悼念大屠杀受害者。人类已遭受长期战争祸害。二十世纪前半部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无穷的苦难与悲伤。这种情况再不能重演。我们必须牢记过去的错误，汲取教训，集体决心承诺决不让它们重演。本届大会特别会议应当成为我们重申这一庄严决心的重要机会。

在回顾纳粹迫害造成 600 万犹太人和其他许多人死亡的时候，让我借此机会讲一件事，这件事今天已在日本人和犹太人中广为传诵。欧洲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日本驻立陶宛考纳斯领事馆外交官杉原千亩为渴望逃离纳粹铁蹄前来日本领事馆的犹太人签发了 1 000 多份旅游签证，使这些走投无路的犹太人能过境日本前往他们的最终目的地。

此举不凡之处在于，他这样做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虽然日本当时对犹太人采取无歧视政策，但考纳斯许多走投无路的犹太人不符合某些签证条件，如他们必须获得最终目的地的移民许可后，日本领事馆才有权签发过境签证。但是，杉原千亩先生不顾这些规定，完全出于人道主义关切，为这些犹太人签发了过境签证。他日复一日，争分夺秒，直到 1940 年 9 月从立陶宛一个火车站最后撤离。秘书长今天上午称之为“辛德勒式人物”之一。

在那些黑暗艰难时刻，这位外交官的勇气和人道主义精神帮助挽救了数千名犹太人生命。很多人没有忘记杉原先生，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忘记。我对我们前辈中有杉原副领事这样的人感到十分骄傲。与此同时，我认为，这件事对后代也有一定教育意义：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应突出人道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考虑。

人聪明在于能够汲取过去的教训。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前面许多发言者已经谈到这一教训，我们完全赞成。

这方面，有人提到亚洲战争造成的悲剧。我愿就此重申我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我引用 1995 年二战结束五十周年我国政府的正式声明。当时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经全体内阁支持，声明：

“在不久之前的某个时期，日本实行了错误的国家政策，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使日本人民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危机，并且给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破坏和痛苦。我希望今后不会再犯此类错误。我带着这种希望，以谦恭的态度看待这些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并在这里再次表示我深切的痛悔和由衷的歉意。”

这就是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历任首相以及我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都重申了这一点。

最后，我要指出，联合国今年将庆祝它成立六十周年。明年，即 2006 年，日本将庆祝它加入联合国五十周年。自 60 年前成立以来，联合国已走过一段很长很长的路，而我国日本也在这段时期里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日本很早就已从联合国成立时的前敌国之一转变为它的最大贡献者之一，不仅支持联合国的许多活动，而且在满足联合国的许多需求，从而表明它是一个坚定信奉并全心全意致力于实现联合国各种理想与目标的会员国。

我要在这里表示，我们对这一良好纪录感到自豪，同时我们也谦恭地承诺，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负责任的成员，我们将竭尽全力，继续促进国际合作，并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理想，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努力。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要告知各成员，我的发言名单上还有 11 位发言者。为了使所有发言者都能在今天下午发言，我请所有代表尽可能简短发言。我感谢各位的理解。

我现在请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米赫内亚·伊万·莫措克先生阁下发言。

莫措克先生（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今天，我代表罗马尼亚政府站在这里发言，表述我国同胞的

情感，向那些在纳粹集中营内受尽苦难和丧生的无数受害者表示悼念和敬意，他们当中大多数纯粹由于是犹太人而受难。

今天是悼念死难者的日子，也是我们向那些结束集中营恶梦与罪恶的士兵表达谢意的日子。我们记得，奥斯威辛-比克瑙的解放是摧毁整个死亡集中营网络的一个里程碑。

在联合国纪念这个日子是极其恰当的，举行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也是非常恰当的。我们需要牢记过去；我们需要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以此指导今后的前进方向。

罗马尼亚完全支持在联合国举行这次纪念活动。罗马尼亚人同样记得纳粹恐怖的岁月，记得导致产生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的意识形态时期。罗马尼亚的许多犹太人在那里丧生。随着世界逐步了解那场恐怖的全部情况，罗马尼亚人也彻底了解到其同胞所遭遇的悲剧。

在摆脱极权主义长期统治阴影、重新融入民主国家大家庭之后，罗马尼亚走上了反思并正视那些悲惨岁月真相的漫长而痛苦的道路。今天，我们罗马尼亚认为，我们有责任去了解而且不忘记过去。

我们认为，有些责任是我们必须承认和履行的；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对历史作出重要的评估，以使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不致被遗忘，也使我们能够进行自我重建，作为建设未来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境内犹太社区的经历——我们的同胞沦为大浩劫的受害者——不应该而且也不能被遗忘或被轻描淡写。那场悲剧是在我国和我们民族发生突变的背景下出现的。对罗马尼亚来说，那些日子是它经受严重动荡的时期。我国的政权发生了根本变化：一场政变导致一个亲纳粹、反犹太人和反民主的政党——军团运动——掌握了政权。

针对罗马尼亚境内犹太人的罪行就是在那时开始出现。罗马尼亚参与大浩劫的最大事件是，它把罗马尼亚境内一些地区的犹太人驱逐到位于特兰斯

德涅斯特里亚的一个集中营。特兰斯德涅斯特里亚地区位于德涅斯特河与布格河之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罗马尼亚人管辖。对犹太人犯罪的历史还包含其他一些黑暗事件，其中包括 1941 年 6 月发生的雅西大屠杀。

我国政府与大浩劫幸存者的一些组织以及罗马尼亚犹太社区联合会一道，确定了罗马尼亞大浩劫纪念日，以向那些在十二世纪中叶我国历史动荡时期遭受罗马尼亚推行的歧视、反犹太人和种族主义政策之害的所有人表示由衷的敬意。每年 10 月 9 日，我们通过向死难者和被驱逐者，向那些被迫离开祖国，向那些不仅被剥夺财物，而且还被剥夺宪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的人，向那些被当作二等公民的人表示敬意，进行了忏悔，从而努力去了解我国人民核心价值和宽容传统遭到无视的原因与后果。

此外，政府作出决定，将揭露罗马尼亞参与大浩劫所有相关事实的任务交给由伊利·威塞尔教授领导的历史专家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将成为今后调查这一可怕现象以及向公众、尤其是向年轻一代进行宣传的依据。教育与研究部已把有关大浩劫的选修课列入学校的课程。

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配合开展一项扩大的方案，促进提高对我们过去和与大浩劫有关事件的了解与认识。其中包括通过立法，取缔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或反犹太主义标志和组织，以及对犯有危害人类罪的个人的崇拜。

罗马尼亞现在长期致力于检讨自己的过去，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对大浩劫进行研究。去年 12 月，我国参加了大浩劫教育、记忆与研究国际合作工作队。罗马尼亞将继续实施与大浩劫科学研究、宽容教育和保护犹太人文化遗产有关的方案；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举措将与民间社会的主动行动结合起来。

正视自己的过去——它的各种善与恶——是一种诚实的做法，也是民主意识的反省。在谴责犯下罪行的行为人时，我们不应忘记，即使在当时严酷的政

治与军事条件下，许多知名和默默无闻的罗马尼亚人曾冒着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挽救犹太同胞免遭死亡的厄运。

其中一些勇敢地站出来的罗马尼亚人现在被以色列国承认为“各国中正直的人”。

大屠杀今天具有特别意义和教训。决不允许大屠杀重演。因此，我们必须保证后代将仍然能够了解和理解整个事实真相。正如埃利·威塞尔先生回忆的那样，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在集中营的第一个夜晚。这个夜晚把我的生活变成一个漫长的夜晚，一个大难临头、遭受诅咒遭殃的夜晚……。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时时刻刻。它们谋杀了我的上帝和灵魂，并且使我的梦想破灭。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事情，即便我注定活得象上帝一样长久。永远不会。”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纳粹死亡营解放纪念活动是如此重要的原因。重要的是，今天的纪念活动是在联合国举行的，从而能够向全球社会重新发出一个信息，以便利用我们在过去 60 年作为人类取得的成就，并且确保此类暴行和悲剧永远不再发生。今天强烈地提醒我们需要进一步严阵以待，并且同种族主义、仇外心理以及反犹太主义进行更加坚决的斗争。今天永远不能轻视这些灾祸。

对我们大家来说，这个日子必须成为回忆和反省的时刻，是对极权主义及其不幸后果，对社会联系和人类团结价值观念，是对确保民主、合法性及尊重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将永远盛行的方式进行深思的大好时机。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接下来请阿根廷代表团团长切萨尔·马约拉尔先生阁下发言。

马约拉尔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说，拉斐尔·别尔萨外长本来要宣读这一发言，但是出于一些他无法控制的原因，他不能到这里来。

主席先生，我要通过你转达我们对秘书长的感谢和赞赏，感谢他要求召开本届特别会议以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 60 周年。

记忆安排事实真相的发展轨迹。记忆跟随真相，但总是落后几步，记忆总是比那些被缅怀的人更有耐心，对这些人来说，真相不总是最关注的问题。记忆受到其他法律的制约。记忆解读水谜语。只有在记忆私下说真话时，它才是自发性的，想到法庭将对过去和未来作出判决。

60 年前的 1945 年 1 月 27 日，红军先头部队偶然发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那里，他们发现数千名因为不能走路而被纳粹遗弃的幸存者。当时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适合工作的流放者已经在 1 月中旬在叫作死亡行军中排队转移到其他集中营。

普里莫·莱维是奥斯威辛和大屠杀的见证人。他同他的朋友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一道根据负责卡托维兹临时难民营的苏联指挥官的要求，起草了有关死亡的知识手册——一种应用于灭绝的泰勒主义形式。这是他们编写的“关于在莫诺威辛（上西里西亚奥斯威辛）犹太人集中营中的卫生和清洁条件的报告”的原文。

这个官样文章式的题目并没有掩盖极度的恐惧；具有科学风格的文体没有能够压制恐惧的声音：事实真相将很快使文字具有意义。莱维和德贝内代蒂解释说，一抵达莫诺威辛——为大规模生产合成橡胶而建立的集中营——犯人就被带到一个消毒站。在那里，他们的头被剃光，然后被带到一间淋浴室。他们被锁在淋浴室里，直到第二天上午。

所有这些疲惫不堪、饥饿口渴、形容枯槁的男人整个晚上站在水中。他们被他们亲眼目睹的事情吓得目瞪口呆，他们对未来和几个小时前被野蛮地拆散的亲人的命运焦虑不安。不祥的灾难预兆折磨着他们的灵魂。早晨 6 点，他们浑身抹上清洁剂，并且洗热水淋浴。随后，他们在身体仍然潮湿的情况下，光着脚走过雪地，进入另一个房间。

莱维和德贝内代蒂解释说，在集中营，“干净”一词的意思是：第一次走进宿舍的任何人，环视周围，将看不到营房结构中，房子的横梁中，内有床铺的小屋中，住着成千上万臭虫和跳蚤，使犯人无法入睡。

但是，记忆总是与事实真相携手并肩。记忆使真相向前进；它防止真相偏离方向，防止真相销声匿迹并永远陷入沉默。

截至 1944 年 9 月，法国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但是，仍然有 200 多万被亨利·弗雷尼称之为“缺席者”，即战犯以及人数较少的曾参加抵抗运动的被驱逐者，或者是当时被叫作“亚种人”的犹太人。

给我国造成极大破坏的 1976 年政变领导人豪尔赫·魏地拉也喜欢玩弄文字游戏。当一名记者问他对数千名开始在国外被提及的被劫持者能够说些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他们不活也不死；他们只是“失踪了”。后来，令人痛心地变得显而易见的是，我国有那么多人失踪。

随着 1961 年艾希曼审判，即本·吉利安称之为“犹太人纽伦堡审判”，有关种族灭绝的真相才开始为公众舆论所接受，随后被公众良知所接受。即便被搁置一边时，记忆也适应真相。

然而，当时在新闻媒体中，奥斯威辛还没有代表“最后解决”。1967 年，在奥斯威辛纪念碑落成典礼期间，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一个集中营的幸存者——谈到被杀害的斯拉夫人、波兰人和来自欧洲各国的其他人，但是他却没有提到犹太人。1978 年开放的设在奥斯威辛的法国展馆上刻印着这样一行字：“法国人民的磨难和抵抗”。

1995 年 7 月 16 日，雅克·希拉克明确地说，对那些永远没有从奥斯威辛返回的人，法国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今年 1 月 27 日，在苏联军队进入奥斯威辛集中营 60 周年之际，希拉克总统将在法国展馆举办一次新的展览会，其中将承认维希政权的责任以及奥斯威辛在大屠杀中的作用，作为目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反省中的中心问题：记忆与真相。

记忆的意志决定我们的命运。在纳粹占领法国早期，贝亚特丽斯·德雷纳克每天早上同德国军官一道在布瓦布洛涅上骑马。她是第二帝国结束时定居法国的黎凡特银行家名门望族后裔卡门多家族最后一代穆瓦兹·卡门多伯爵的女儿。她是 1917 年为法国捐躯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尼希姆·卡门多的妹妹。她于其说是犹太人，倒不如说是以色列人，并且在殉难兄弟的盛名下受到保护。这位充满自信的女子骑马小跑，把《犹太法规》强迫她佩戴的黄星藏在其骑装里面。也许她认为，若有必要，马歇尔·贝当将前来解救她，并授予她“名誉雅利安人”证书——这将拯救许多其他知名犹太人。在 1942 年的最后几个星期，她因未佩戴黄星而被捕。1943 年，她被遣送到德朗西集中营。10 月，她被流放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当该集中营 1945 年解放时，幸存者中没有她。

记忆、意志及真相于 2005 年 1 月 27 日，即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 60 周年之际汇集在一起。

卡夫卡在一句非常深奥的格言中把过去和未来说成是现在的竞争对手。卡夫卡说，过去不屈不挠地追求原先的现在，而过去同未来抗争，因为未来阻挡过去向前发展。

分歧不仅在于这两个对立面——过去和未来——而且还在现在。谁真正知道现在的意图？尽管如此，现在的梦想是有一天，当我们最没有预见到的时候——即黑夜处于空前黑暗的时刻——它会突然走出战斗的行列，根据自己的战斗经验而承担起法官的角色，能够就这两个对立方面即过去和未来做出决策。这一天已经到来，就是今天。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贝宁代表团团长若埃尔·阿德奇先生阁下发言。

阿德奇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我们同意几内亚代表代表非洲集团所作的发言。

六十年前，世界通过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而看到了纳粹的真正面孔，这是一个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地点。这一发现使国际社会能够真正掌握了纳粹罪

行的范围。我们怀念这些罪行的很多受害者，尤其是死在灭绝营的数以千计的犹太人。

今世后代需要深深感激、而且必须敬仰同纳粹主义进行战斗的男女人士，他们为反对纳粹主义和希特勒国家做出英勇奉献，很多人付出了生命，他们战斗在希特勒的国家企图统治整个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而开辟的各条战线上。

纳粹主义否定成为现代社会基础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联合国的基础，即尊重生命和人的价值、个人和各国人民的权利平等以及无论性别、种族、语言和宗教而享有自决权利。这方面的关键思维，这是捍卫和促进人的尊严。

《宪章》庄严载入了这些作为各国间和平与友好关系基础的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它们是确定一个国家在民主国家的社会中成员资格的根本标准。

在集中营中所犯下的虐待行为的严重性，仍然没有离去。因此，联合国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保护和促进人的尊严与世界各国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事业的任务。

我们欢迎本组织在编纂和执行保护人权的国际文书方面的行动。在这方面，联合国在反对种族隔离、殖民主义的胜利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韧力和决心，并为防止灭绝种族和其他有违根本人权和自由的行为做出了广泛努力。

我们感谢联合国历任秘书长做出的个人承诺，尤其是科菲·安南先生的承诺，本组织在他们的领导下采取了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积极步骤，特别是成立了国际刑事法庭并成立了国际刑事法院。

联合国各会员国都有责任保持警惕，即有义务尽全力防止体现和企图执行这种思想、从而蔑视对人的尊严和人权的尊重的意识形态和政权再次出现。

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良知决不能接受基于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不人道的和有辱人格的做法。我们

必须继续保持警惕，以确保暴政、野蛮行为和基于人种、宗教信仰和政治关系的歧视决不会成功。

在这方面，像今天这种纪念仪式具有特殊的意義。我感谢那些积极主动地要求召开本次特别会议的国家。本届会议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思考一个并没有充分反省人类的时代。国际社会必须记住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因为忘却就是让历史上灰暗的一章重演的最有效方法，这一章就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及在此之前其他的其他大屠杀。

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继续防止对人的尊严的攻击。联合国必须继续处于国际社会保护和促进人权努力的前列。它必须对人类实现改进、纠正缺点并坚定地追求成为其最终目标的人道主义理想的能力坚信不移，采取行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卢旺达代表团团长斯坦尼斯拉斯·卡曼齐先生阁下发言。

卡曼齐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感谢你召开大会本届庄严和恰当的特别会议，以纪念解放纳粹集中营 60 周年。

我对几内亚代表代表在纽约的非洲集团所作的发言表示赞同。

纳粹所犯下的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当时人对其同胞的残忍形成了一些最可怕的和最难以陈述的罪行，成为罪行受害者的人民只是由于其民族或种族特征而遭此罪行。纳粹的杀人机器有计划地和有方法地着手在德国、奥地利、波兰、法国及以外地区消灭整个一个民族。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解放集中营时，当纳粹杀人机器的恐怖罪行摆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全世界显然已经永远改变。

我们所属的联合国的缔造，除其他外就是为了确保世界永远不会经历纳粹给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带来的那种恐怖。实际上，《联合国宪章》的序言表达了我们的共同决心，即重申对基本人权和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信念，力行容忍并相互和平共处。大会在 1948 年通过的两项历史性文件即《世界人权宣言》和《防

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加强了这些国际承诺。这些文书确认，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与平等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世界上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而且事实上无视和蔑视人权造成了野蛮的行为，引起人类良知的愤慨。

尽管《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规定了这种国际承诺和义务，然而 50 年后即 1994 年在卢旺达出现的灭绝种族罪行的可怕灾难，又一次提醒人们注意到人对其同胞的难以置信的非人道对待的能力，在那里，100 多万人在三个月中被屠杀。

今天，当大会一致重申《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预防和惩罚种族灭绝罪公约》的各项原则时，它也应该评估一下在柬埔寨、卢旺达和巴尔干预防种族灭绝失败的原因。需要问一下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失败，这样我们才能从我们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并保证它们不会再次重演。

非常重要的是，我国代表团认为在目前联合国改革的讨论中，必须认真关注预防种族灭绝问题。在十几年的时间内在世界至少三个不同地区发生种族灭绝这一事实足以促使我们认真对待该问题。

我们必须确保，联合国必须为预防今后发生种族灭绝建立一个运作和协调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我们还必须确保，安全理事会在处理此类危机时不会两极分化或失效。

我国代表团欢迎秘书长在去年纪念卢旺达种族灭绝 10 周年时任命关于预防种族灭绝的特别顾问。然而，必须使办事处具有明确和有力的授权，并且为了完成授权要有足够的资源。

最后，大会和整个国际社会必须一致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灭绝、仇外心理、种族主义或歧视等意识形态的组织或个人，认为此类意识形态具侵犯性和不可接受的。必须以 60 年前对付纳粹的同样决心来打击和孤立所有此类产品。时间的推移和某些想要使自己成为合法的政治角色的一些团体都不会动摇我们打击他们和他们可恶和破坏性的意识形态的决心。

主席(以法语发言): 下面我请土耳其代表团团长巴基·伊尔金先生阁下发言。

伊尔金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 今天我们在这庄严聚会，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 60 周年。这的确是一项历史性事件。因此土耳其欢迎本次大会特别会议的召开。

毫无疑问，大屠杀是危害人类的最严重罪行之一，它夺走了 600 万犹太人的生命。其中绝大多数死在集中营。来自其他国家的许多人民，包括土耳其人也在死亡工厂失去生命。今天，我们哀悼所有在集中营死去的人们。集中营的结束不仅给得到解放的犹太人和其他人民带来了解脱，而且给他们的救星以及所有热爱和平的民族带来了解脱。遗憾的是，解放来得太迟，而且太少的人受益。尽管如此，解放彻底结束了仅因为他们的族裔或宗教信仰而遭受迫害和屠杀的无辜人民的恐惧、痛苦、酷刑和死亡。

正是在这种悲剧性环境下，联合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诞生。今天的特别会议还使我们能够再次重申联合国的基本原则和崇高目标。只有通过相互理解、尊重和容忍，我们才能为全体人民建立更美好的世界和更光明的未来，才能预防这样的悲剧和灾难重演。

纵观其历史，土耳其一直是受压迫人民和受迫害人民的避难所、安全地带和第二个家园。土耳其容纳了众多族裔的群体、文化和宗教。土耳其就是这样发展起来一种根深蒂固的容忍、和解和共存文化。在所有国际论坛中，土耳其一贯坚决反对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不容忍和仇外心理，包括反犹太情绪。土耳其将继续为根除所有上述灾祸而努力。

然而，此时我将仅仅谈一下在我们国家找到第二个家园的犹太人。在 500 多年前的镇压时期，西班牙系犹太人在我国避难找到了安全场所。自那以来，他们一直在伊斯坦布尔过着幸福的生活，并为土耳其的文化多样性作出贡献。

同样，在 20 世纪最黑暗的时期，即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再次为试图逃脱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提供安全场所并对他们表示欢迎。许多犹太人参加了土耳其大学的重组和现代化进程以及诸如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医学研究等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派驻被占领欧洲的外交官帮助数百名犹太人逃脱压迫和死亡，向这些犹太人发放了土耳其护照和身份证件。秘书长今天上午曾经谈到一名土耳其外交官塞拉哈廷·乌尔库门先生，对此我非常感动。

根据从大屠杀中所获得的教训，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打击所有形式的偏见和一切表现形式的仇恨心理，无论它是反犹太主义情绪、憎恨基督教情绪或是憎恨伊斯兰教情绪。我们今天的会议必须帮助我们朝此方向调整我们的精力。

主席(以法语发言):下面我请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约翰·道斯先生阁下发言。

道斯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60 年前，世界各国各民族成功地打败了野蛮、暴君式的纳粹政权——今天上午艾利·维斯尔详细地描述了那一场面——纳粹政权曾执意要有步骤地根除犹太人民并对许多其他种族、民族和社会团体进行野蛮镇压。盟军各国人民在共同的事业中走到一起，捍卫个人自由和民族独立等日趋成为国际社会基础的概念的理想。

成千上万的年轻澳大利亚人响应号召，捍卫上述原则，保卫他们的国家和澳大利亚盟友。可悲的是，3 万 9 千多名澳大利亚人丧失了生命，正如在再往前推 25 年有许多人在欧洲处于战火之中丧失生命一样。我们对于在一场更广泛的盟军战争努力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感到非常自豪，并且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澳大利亚人和我们的盟友在自由事业中所作出的牺牲。

我们对于在战后对如此众多的集中营幸存者提供新的和欢迎他们的家园特别感到自豪。我们高度重视他们在帮助建立一个种族多样性但却和谐而相互容忍的现代澳大利亚所作的大量贡献。

澳大利亚政府毫不犹豫地共同要求召开本次特别会议，因为如埃利·维塞尔所雄辩指出，本次庄严集会是一次听取、回忆、以及我们希望是学习的机会。我们永远不能——我们绝不能——忘记由于仇恨、非理性和不容忍而死亡的数百万无辜者。在我们反省过去的罪行时，让那些幸存者的证词以及对受害者的记忆，指导并鼓励我们实现《联合国宪章》的目标：保护我们人民免遭战祸，维护并推动基本人权，实现所有人更大自由中的正义、社会进步和更好的生活水平。

主席(以法语发言):下面我请委内瑞拉波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伊梅丽亚·努涅斯·德奥德莱曼女士阁下发言。

努涅斯·德奥德莱曼女士(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今天，我们回顾人类历史上一个可耻的篇章。委内瑞拉代表团出于波利瓦尔革命的民主和人道原则并对所有人民的声援，谨在这悲伤的时刻明确和坚决谴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发生的灭绝行径。

幸亏，欧洲大陆目前是重要的民主力量，反对纳粹主义及其仇外、种族主义、歧视和种族优越感的各种表现的卷土重来，这些是对该大陆民主机构和人类共处的威胁。当然，这些力量也存在于世界其他地区。我们的革命人民和政府完全赞同代表全球人类利益的这些进步阶层的立场。

因此，革命政府继续遵守委内瑞拉自 1939 年以来具有的传统，当时我国政府和人民允许在欧洲受到纳粹迫害的一群犹太受害者在领土上避难。从那以来，该群体——以及后来组成目前的委内瑞拉犹太社区的人——没有受到骚扰、威胁和迫害，在过去 60 年里同他们的公民同胞在和平与和谐中相处。

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及其盟国阴险地在政治上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罪行，企图掩盖他们对各国和人民犯下的暴行，这是对集中营受害者的冒犯。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指出在 1939 年至 1945 年之间发生的想要征服世界的侵略战争同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拥有战略资源的目前的盟国从第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至今的对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征服战争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关联。我们必须牢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反帝国主义冲突和解放世界人民的战争，前苏联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场解放世界人民的战争是打败法西斯主义和解放在纳粹集中营中逃脱灭绝命运的人的主要原因。

最后，我们认为，为了人类和世界人民的正义，并且为了纪念大屠杀的受害者，我们应当在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和联合国的议程上加上，1945 年广岛和长崎日本人民大屠杀的悲惨记忆和应有的纪念、1970 年至 1975 年对越南人民犯下的罪行、1990 年代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种族清洗以及 1994 年在卢旺达对图西族的灭绝行动，并且我们必须停止目前对阿富汗、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屠杀，并且不忘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土著人民。

主席（以法语发言）：下面我请肯尼亚代表团团长安东尼·安达恩耶先生阁下发言。

安达恩耶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对几内亚代表代表非洲集团所作的发言表示赞同。

今天，我们聚集在此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 60 周年。纳粹集中营的大屠杀使我们看到人性多么脆弱。我们只能从其他人的错误——或死亡——吸取教训。这些事件以及我们今天感到的痛苦，应当帮助我们了解大屠杀。我们知道，这场悲剧的范围更大，程度更深，不只是酷刑或生命损失；它是精神和自我的消失。这一周年是进行反省和总结的适当的时机。

暴行发生时世界袖手旁观。有系统的灭绝行动在国际社会的冷漠反应面前，在柬埔寨、卢旺达、科索沃和其他地区一再重复，带来了苦难、痛苦和大规模谋杀。我们一向行动缓慢，采取行动时总是太晚。后果是可以预料的。

国际社会面临新的威胁和挑战，我们必须重新振作起来，达成新的集体安全共识。我们绝不应当逃避麻烦，我们绝不应当迟疑或犹豫不决。有些事人们不想知道；有时候我们害怕在黑暗的过去中涉足太深。我们近于同谋的自满和沉默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埃利·维塞尔指出，“保持沉默和无动于衷是最大的罪孽”。我完全同意他的话。

我们绝不应当感到满意，放任自流，知道我们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们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尽管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照顾自己，但是应当提出一个古老的问题：“难道我要负责看顾弟弟吗？”令人遗憾的是，从来没有真正以文明社会感到满意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要负责看顾弟弟，如果你弟弟面临困难，你也面临困难。前面有人引证了马丁·尼姆勒的一句话；但是，我要引证他的全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德国，他们先来抓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是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然后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是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然后来抓工会积极分子，我没有说话是因为我不是工会积极分子。他们然后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是因为我是新教徒。他们然后来抓我，到那时没有人剩下来说话”。

让我们认识到，个人对团体努力的承诺就是团队工作、社会工作、文明的工作和联合国的工作。

我们生活在一个灭绝种族、灭绝族裔、大规模暴力和践踏基本人权事件频频发生的时代。必须更好地认识造成人类残暴的心理、文化、政治和社会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导致个人和团体犯灭绝种族罪的因素，以及旁观者冷漠的结果。

虽然我们可能无法找到精确预测大规模暴力的模型，但是我们有责任尽力拟订某种模型，突出灭绝种族的预警信号。有了这种信号，我们可以拟订政策、战略和方案，应付此类暴行，防止索比布尔、奥斯威辛、贝乌热茨、卢旺达和科索沃历史重演。

预防今天世界上已经发生的人类悲剧重演的第一步是加入和执行各项条约和公约以及一系列保护基本人权的国际法律文书。其次，我们应当行使宽容与耐心，即使面对极端挑衅。第三，需要在各国间培养和灌输预防文化与外交敢作敢为。即使世界对国际团结、多样化与种族属性存在有不同见解，我们也必须始终坚持溶合、保存与同化。最后，必须采用价值中立方式收集和解读资料，确保研究结果有助于准确认识各种族裔团体，避免成见。

最后我指出，没有各国团结奋斗争取共同目标，今天我们不可能庆祝这一重要事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完成这一事业。作为一个国际社会，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因为大家再清楚不过地知道，分则败，合则胜。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情新西兰常驻副代表蒂姆·麦基弗先生阁下发言。

麦基弗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新西兰同其他会员国一起沉痛悼念纳粹种族灭绝受害者。

纳粹大屠杀罪恶滔天，大会有必要举行这次特别会议，纪念解放希特勒集中营 60 周年。新西兰是要求召开本届会议国家之一。

纳粹大屠杀是人对人灭绝人性无可复加的表现，它在世界良知中占有特殊地位。希特勒“最后解决办法”，其规模、残忍与精心策划，有别于其他种族灭绝行径，即使是死亡人数超出纳粹屠杀的种族灭绝暴行。

二战期间，新西兰与盟国国家并肩作战，把欧洲从纳粹铁蹄下解放出来。新西兰是首先投入 1939 年德国入侵波兰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一直战斗到最后的国家之一。

二战期间，将近 140 000 新西兰人在海外战区作战，其中 11 000 青年男女战死他乡。当时新西兰全国人口不到 200 万。对这样一个小国来说，这个阵亡

数目很大。按人均算，英联邦国家中新西兰阵亡比率最高。

新西兰人在远离祖国千里之外流血作战，希望他们的牺牲能有助于防止今后战争和种族灭绝。

不幸的是，他们的一希望还没有实现。近来历史上，人类多次继续表现出相互残杀与破坏的能力。我们还没有摆脱种族灭绝的祸害。人类大规模死亡与对在纳粹集中营中惨遭杀害者的记忆，要求我们根除种族灭绝。各国都有责任预防种族灭绝，同种族灭绝肇因作斗争。我们有责任积极促进宽容与谅解，尊重不同种族、宗教与肤色。我们有责任同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作斗争。作为国际社会，我们有责任确保战争犯和危害人类罪犯迅速得到惩罚。

新西兰希望，在我们纪念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刻，联合国能够重新承诺确保纳粹大屠杀灾难不再重演。因为我们还没有汲取教训。我们已看到柬埔寨屠杀场，看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卢旺达、达尔富尔冲突中人类同类相残的暴行。我们做得还不够。防止种族灭绝必须成为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今后的最高优先。

我们必须努力确保不再发生象纳粹种族灭绝这样的悲剧。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观察国教廷代表团团长塞莱斯蒂诺·米廖雷大主教阁下发言。

米廖雷大主教（教廷）（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团热烈欢迎促成本届大会特别会议纪念盟军解放纳粹集中营 60 周年的倡议。

这也提醒我们认识到联合国组织本身的起源，及其崇高目标和防止此类灾难再次发生仍然需要的政治意愿。

今天，在我们悼念所有纳粹精心策划大规模政治和社会工程残酷暴迫害受害者的时侯，我们沉思不容忍的后果。那些被认为不适宜社会的人——犹太人、斯拉夫族人、罗姆人、残疾人和同性恋者，等等，被

挑出来加以消灭；那些胆敢在言论或行动上反对纳粹政权的人——政治家、宗教领袖、普通公民——往往为此付出生命。集中营的目的是剥夺人的基本尊严，使他们失去最后一点人性善良与感情。

集中营也是蓄意、有系统地消灭整个民族——犹太民族的空前计划的见证。教廷多次沉痛回忆犹太人在纳粹浩劫中承受的灾难。作为 20 世纪最黑暗篇章之一，它登峰造极，是人类历史和所有人良心上的一个可耻的污点。

1979 年教宗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奥斯威辛时指出，我们必须从《世界人权宣言》中得出正确结论，让在那里牺牲者的呼唤改变世界，把世界变得更好。

在一个充满人为灾难的世纪中，纳粹死亡集中营让人们尤为清醒地看到人对人无人性与人作恶的能力。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人类也能作出伟大善良的壮举，牺牲自己，帮助他人。

正如我们就在最近几周看到的那样，当自然或人为灾难降临时，人们以团结和博爱表现出人类社会的最好一面，有时付出个人的代价。在今天纪念活动的背景下，我们只需想一想来自各行各业的那些勇敢的人们，其中许多已被确认为“国际间正直的人”。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够行大善之举：这经常是通过教育和道义领导来实现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加上一个精神层面，这虽然决不能给人们带来虚幻或不现实的

期望，但将帮助我们在面对可怕事件时保持人性、洞察力和决心。

愿所有诚意的男男女女——不管其政治愿望是什么——把握住这个庄严的机会向这种罪行宣告“永远不会重演”，以便各国以及本组织将真正地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尊严。只要有政治意愿，人类的道义和精神资源必将能够一劳永逸地转变我们各自的文化，以便世界各国人民学会珍视生命和促进和平。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们现在已听取了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活动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我们就此结束了对议程项目 7 的审议。

议程项目 2（续）

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们现在到了大会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的尾声。我请代表们起立，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大会成员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闭幕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宣布大会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闭幕。

下午 6 时 05 分散会